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九卷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兵部右給事中侯慶遠一本遼師新殞虜勢益熾懇乞破例發助以拯危鎮事屬者

陛下念遼急擢李如松於廷推之外而授鉞馬如松感激殊遇思立奇功以圖報塞遠出擣巢中復殞命雖輕率寡謀然而忠壯之氣不愧臣節

矣

陛下深加悼惜令蔭恤加等則君臣之間兩無負

馬因

特命李汝如梅馳繼兄任收拾部曲扞禦狂狡如梅

御

王恩之不替痛兄仇仇之未復必且灑泣登壇卧薪

嘗膽上酬

隆眷下振家聲矣顧如梅信才勇必使之百事應

手而後可責其自效今遼備有一足恃者乎儻

於東征之役氣奪於累敗之餘士馬耗單械儲

匱竭烟火幾絶壘壁半圮加之變異時作人數

駭驚虜衆東西合應動號十萬控弦南下目無

全遼欲戰則無具欲守則無藉即易數師何救

乎顛蹶哉臣與聞戎計憂心如醉當食投匕中

夜興念思欲張遼而無術也獨念蔘苓難續骨

之膏拘攣非振衰之畧遼困已極將不成為鎮

倘復有所顧惜惟有待盡已耳無望蹶然起矣臣不揣輒謬有所陳說切竊惟撫鎮同有疆場之任勝則分功敗亦均罪往者擄掠東偏亡失無算臣以力果不贍未敢苛責撫臣今如松又告須矣東隅已失桑榆莫收何得令之擁節如故也宜罷張思忠以謝遼人簡才任代可以一新耳目而儆驕虜玩易之念東事遼壞一時遼中在事將領稍錚錚者悉以咨偏裨而下承之者

多宜於晉撫按臣大加甄別易置之不得姑息旁搜雄俊之士布列嚴城責以折沖毋使庸懦者混雜其中以玩愒時日隳頹邊事遼馬大耗本鎮少產昨請太僕寺馬四百餘匹兵部持其疏久不覆毋乃太纖嗇乎宜發寄養健馬二三千匹以濟急用如懼虧額數改歲增派本色國不難補足也欲完備必益兵益兵必益餉遼弊若此安得尚守年例宜例外發銀十餘萬以充

懸幕芻糧之費待東事平寧卒歸原伍而後通
計議減李如松以死事徼異數行間誰不感泣
者亦因而推廣之凡死倭死虜將士悉薄?上之
從優恤賚無微不錄則敵孤戴
思
而恨賊不思厲及以刺其腹者未之有也蕞爾
遼地生齒幾年來戰死者轉徙生者荷戈東行
者十且四五乃老稚尪羸飢舍其耕牧以供輓運
遞送之役額額無休時至繕壘修堡一息弗遑

安望攘辟而啟乎宜今撫道諸臣拊循存問凡
可以佐民者曲細條列以聞不過再發
帑金十萬而遼民有起色即百役無怨咨矣夫遼
地故稱左臂為至重往往抗擄矣然猶以長還
兵少而稱急今重以倭防四面皆勁敵支吾困
頓為尤急且夫大將連喪敗北之氣急不得揚
虜再得志橫厲之勢益不可制
陛下任如梅甚專望如梅甚厚必思所以充其氣

力利其才亦以堅戈城之烈而彰獨鑒之明豈徒取其兩手之健乎哉伏冀

勅

下施行違左章甚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李成梁父子一門貴盛驕淫縱恣則誠有之若使畢力於遼其財可以養死士其俗可以通間諜周官所謂以任得民孟子所謂臣空為政是亦威名折衝之用也而言者以抨擊為風力至於李如

松身膏戰壘猶不少原必盡散其群衆其勢
而後止於是李成梁奉
朝請而鐵嶺之燄冷矣何以不生戎心耶且舉朝
所爭謂其棄地猶是撫順之外平沙絶漠一
片石田耳以視全遼淪喪何如耶夫李李以
遼資其扞蔽不猶愈於亡遼之後委榆關於
西虜耶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兵部尚書蕭大亨一本巡閱事竣聞見頗真敬
陳切要事宜仰備
聖明採擇以利疆場事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
科抄出巡視陝西道御史王基洪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陝
西巡按王基洪具題蓋謂甘肅孤懸天末處處
隣虜戒備猶宜隸圖是以閱歷事竣條議改設

將領以重機權等諸事皆係博採真見悉出謨
謀深於疆場有裨相應開列前件覆議上請
定奪施行

計開

一改設將領以重機權　前件臣等看得改議
將領以重機權一節先該督撫官徐三畏等條
議本部覆奉
欽依業將西寧參將員缺改設副總兵統轄鎮海

碾伯三路遊擊遇警彼此應援已經改擬責任
適行欽遵去後無容再議所應另給副總兵關
防一顆事係禮部相應移文鑄給其遊守等官
奏聽提調載入
勅內相應另議至於每值秋防令碾伯遊擊暫宜
北川興屯防禦可免議增沙塘守備一節查得
近該甘肅巡撫周盤條議將碾伯遊擊改駐沙
塘川其碾伯地方遼闊番土雜居且多刁悍已

將西寧通判移駐碾伯相應另議伏乞
聖裁
一更調官軍以資緩急　前件臣等看得更調
官軍以資緩急一節大率為地方保守全賴將
領故將領駐札當酌量沖緩以便彈壓今日松
山撫復以來設將增兵各處信地分守非不嚴
然基布足稱捍禦茲者議設東西大邊業已告
成虎老城又在改設移將添兵事俱經始由此

權衡松山清虜二處今係邊內且兵馬頗多似
虜少緩阿壩永安二堡切近虜穴且兵馬單弱
似屬少冲及稱金塔寺堡孤懸邊外非直貢賊
要區而以三千餘之蒼赤委之虎穴誠非得計
議要將阿壩守備改駐靖虜靖虜參將改駐永
安金塔寺堡官兵掣入臨水堡堵大河口此皆
移緩就急扶危即安之意均應如議但邊改將
領及掣兵一事尤貴周詳應行該鎮督撫衙門

再加酌量更調駐札遷移防守務求緩急相濟

斯為萬全伏乞

聖裁

一議修邊塞以固殭圉　前件臣等看得剏修

邊塞以固殭圉一節大率謂甘肅近來海虜生

聚日盛火永新結盟好勢甚叵測所恃以防範

者惟在邊墻城堡而已今查鎮羌黑古城野麻

灣并索橋等處或為通海要路或係運糧孔道

関硤斷續或城堡曠遠此皆緊要邊處所議要於西方鎮羌之間擬建橫邊一道密建墩垣以傳烽燧黑古城拉莊浪一帶山関澗硤處所相其行勢剳絕深險添墩使烽火相望野麻灣并索橋北岸各擬築堡一座內各議防守官兵約百名仍查少緩去處摘撥派夫俱行各營衛議至三年方求底績此誠思患預防綢繆桑土之意應行該鎮查照原題事理悉心料理應擬築

者即為擬築應添設者即為添設限以三年之內起完工程俱行閱視勘驗如有未盡事宜不妨酌議另行請期內固封域外遏虜衝斯為長策毋得苟且塞責徒茲煩勞伏乞

聖裁

一合併冗所以實營伍　前件臣等看得合併冗所以實營伍一節大率為邊臣軍士原為哨探征防而設非衛所署印征糧所可役占者今

肅州衛先前止伍所自歸并邊外威虜衛以來
始增七所嗣後千百戶等官犯罪甚多大半停
襲以致掌印乏人故每年不得已而將該伍印
派撥操軍十名署印掌管催糧等項又占營軍
七十名虛糜糧料三百六十餘石致使營將防
軍僅存千餘當此孤鎮狡虜竊窺之日而可使
該衛役占軍士徒糜糧餉一至於此委非法體
茲者議要將肅州衛原併中右所併入前後所

中所併入後所其二所料草事務俱聽前後二所分管所遺千戶所印二顆百戶印二十顆俱繳禮部原占營軍俱四營征操此裁革冗費之至計也應如所議移文督撫衙門欽遵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一伸明屯戍以強兵食　前件臣等看得伸明屯戍以強兵食一節大率謂松薊沃野千里儘

堪開墾以資兵食但地居邊塞必勸相軍民人等設法招來耕種方可成業今止莊浪一處已經開墾彷彿中土其餘涼永一帶俱係平阜沃壤悉皆棄而不耕且紅水三眼地方近經創築永泰城堡改設兵將屯種一事又可次第舉行議要嚴行督撫將新疆未墾荒地派給屯軍先給與牛具種子銀二三兩督率耕種如有附近軍民願種者先給開墾三年之後始行起科至

於所稱本省及各省及附近地方凡有壯丁犯
罪免死充軍或永遠或終身悉發河西屯伍各
衛於近城堡地方預繕軍房百餘間本軍到日
即給與房地種子令其開種亦三年量行起科
五年後半充餉半納子粒及十年後成熟數多
不犯別罪永戍者准終身不許歸籍終身者申
明釋豁聽其去留原領地土另行招佃如有情
刁廢棄者按法懲治該管官員不許科索見面

陋規務至屯政大舉戰守無廣改戍之條方行

請罷此衔文武將吏果能着實嚴行則松彊兵

不求多而自强餉不求足而自富真所謂兵於

農以守為戰者此也但此開墾留戍以實邊塞

二事節經撫按條議本部覆奉

欽

依俱已通行不啻三令五申矣今復條議前來

松彊地土必係堪種沃壤相應移文該鎮及將

遣戍事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備查先令題議事

理悉心料理著實舉行務裨荒蕪盡闢兵食兼
資不得視為故事仍前拋荒如將領遇有改戍
及在耕種人等科索常例并不用力督率軍民
開種者撫按查實不時從重參究每年終仍照
先議通申開墾若干分別數目以課殿最伏乞
聖裁
一選用班軍以資實際　前件臣等看得選用
班軍以資實際一節大率謂班軍原為衝鋒破

敵而設非徒為供役使而虛糜糧餉者自先年
督撫謂河東班軍無裨實用議令撤歸各衛將
月糧扣解河西以備招募本部覆奉
欽依已經通行欽遵日久今具題稱河南各營堡
缺少家丁每選流寓無籍之徒致使任意去留
桀驁無狀至於土著班軍內有驍勇堪用者反
置不用徒附名隨操止供役使軍餉均屬虛設
議要自今以後行令撫督衙門嚴行各省該道

將凡缺少家丁不必再招募前項棍徒即於該
衛班軍內有技勇堪用者遴選充補每月亦照
支糧銀七錢其原食屯糧三錢二分招佃種納
以充儲餉如此庶軍不致空閒而餉亦不致虛
糜無籍桀驁之徒自可漸消矣應如所議移文
該鎮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一明偽款以昭威信
前件臣等看得明偽款

以昭威信一節大率謂邊臣禦虜惟戰欵兩事
而已如虜酋乞盟出自真心寔見得是即與代
請許欵可也如陽為恭順陰懷禍心灼見其非
即與斷絕議戰可也若或將信將疑畏首畏尾
而因循不決無論有失堂堂
中國待夷之體且起虜疑畏之心邊釁反從此啟
矣是以去年六月内該督撫目擊河西虜情極
陳勢窮必變之狀乞要比照各邊姑示羈縻若

款不可尚當增餉特請
廟議本部謂虜首乞款誠偽酌據事在彼中已經
覆奉
欽依備行該鎮酌量可否另行題請去後今臣
巡閱兩河洞見虜情大非昔比在火落赤雖於
青海始猶兵力單弱今則生聚日繁矣始與永
酋構隙今則二虜唇齒相依矣聚眾幾於五萬
而諸番尚不與焉然各酋年來獨不加於西寧

者蓋因數年之款為約可必得也今火酋之乞
盟已幾十年至今未經一款使彼犬羊覬覦之
心幾於望絕怨深我之枝梧已至勢窮理極誘
哄既久蓄怨益深將來兩河之危勢所必至還
疆之責者可不一言以決哉或款或戰即曉然
明示四夷使
中國之威福并可行也至於增兵增餉之議雖時
當匱乏不可輕議然而虜情叵測則又不可不

先圖以備不虞按臣之言誠憂深遠慮今日之
急務也合無移文暫撫衙門查照先今題議事
理悉心計議備查虜酋之乞款是否真誠許款
是否可以永保無虞務要內不失
中國之體外不懷夷人之計不然即嚴飭道將等
官勵兵秣馬各保地方不得因虜乞款有弛武
備致失事機如若兵餉不足先期委曲設處亦
不得因循悞事惟求萬全斯為完策伏乞一

聖裁

一衛西番以固藩籬

前件臣等看得衛西番以固藩籬一節大率謂西番錯居邊外不嘗可以作我藩籬且以茶易馬蓋有益於中國己非一日矣今每被火酋虜掠牛羊婦女惟其所欲畜族之被虜害也亦已極矣夫甘涼洮河地俱係邊塞向來虜患惟幸有此番依附於我衝鋒陷陣少藉屏翰顧乃坐視其斃而不為

之所將來番必盡為虜收無論茶法無所施且
我藩籬亦盡撤矣他日番虜合併而來兩河之
患可勝言哉茲者議要挑濠打樁以禦強虜先
救目前之禍於要衝去處量為築邊平曠去處
量為築堡以保番族如或虜衆大肆侵掠則隣
近兵馬為之堵勦也誠抑強扶弱之仁應如所
議但邊外增築城堡事責周容相應移文該鎮
督撫衙門查照題內事理將前項工程作何修

築錢糧作何議處有無便益作速議妥具奏以
憑覆請定奪施行伏乞
聖裁
職按甘肅夷落之情戰守之備此疏犂然具
矣要在衛西番以防火虜令番與虜自相讐
殺而不至於相合卞莊刺虎之術充國攜羌
之計也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

兵部一本為建夷容勾西虜逆形叵測乞

勑遼臣嚴加戒備仍速議接濟兵餉以預外援以

防內變事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薊遼總督

王象乾塘報為夷情事又准遼東巡撫李炳塘

報相同等業呈到部為照奴兒哈赤以建俘餘

孽包藏禍心吞併隣夷招納之叛其勢炎炎日

長實我

國
家肘腋一大患也今歲五月内奴酋差男莽骨
太帶領萬衆修復南關舊寨逼近開原彼猶有
詞云謀住牧也未幾又領七千騎擅入靖安堡
聲言打圍閘金台失等有備而去彼或有詞云
沈
仇北關也又未幾而領伍千人扺撫順關上晉
索邊吏犒段牛酒而去彼又詞云索參價也形
勢雖甚鴟張蹤跡尚爾詭秘固未敢肆然無
忌以攻城掠地之謀告於西虜今據通吏王小

廝等所稟報何如哉據譯稟稱奴兒哈赤會我們宰賽堠兒各西夷頭目說開原遼陽地方俱是我的你西邊頭兒們都隨着我搶得人畜東西都與西邊達子我只要地方等語是明明叛逆

天朝舊謀逞言出於通夷之口若在疑信然夷語不誑且此酋深謀秘計其機括不出稟中數語非宰賽輩所能鑄謀張安得而勿信乎宰賽堠兒

幸而未從且輸其情以告我然夷性不常貉重
而言甘則聽之安保其終不從乎彼其若順若
逆以懈我倏出滅?沒以勞我而近日又築墻柵
自衛委棄田穀倉皇斂避以示弱於我今果向
誘西虜告以密謀其謀必發發亦必不允矣夫
釁不可啟寇亦豈可玩為其過而玩之也毋寧
過而備之臣部近所覆依督撫按臣條議增新
兵以駐防宂寺馬以應急添改三協將領以便

統馭議伏河西虜款以養兵力及諸防守機宜畧有次第然而不敢謂足恃也以此三十餘年之蓄積呑食海建諸酋而盡得其精銳招納中國之徒爲之翕侯中行而教其改守而我以謀論甫定招募甫集將領甫擇戍備甫設掣肘而未就緒者敢言滅此而後朝食乎乃今遼開二境且以守爲善策而急備芻糧處置撥兵以待之如奴酋畏威悔禍仍前雌伏吾且示以漢過

不先毋輕言戰賊果大舉我之險固已預犄角已成一切軍中機宜聽撫臣自為料理毋從中制毋從旁撓說然後可望其有成實若疎備弛防猝然不虞則有軍正之三尺在伏乞

明旨一申嚴之而已再照薊遼一體均在總督董臣之所節制遼薊互援載在令甲而無所推諉督臣未雨而徹桑先事而綢繆慮至熟也建賊一動決非河東獨力所能支則鎮城之銳兵不

得不出於關矣兵行糧從呼吸難緩近聞薊門軍士三月無餉衆口嗷嗷使之登陴自守尚恐其擁主將而呼庚癸況欲驅之二千里外絶塞苦寒之地出死力乎今年計部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餘萬不足庚半歲之用九邊惟擬如兩而左藏罄懸實無以應冏寺之藏今歲薊遼二鎮動以三十萬近以

瑞王婚禮又借動九萬而冏庫幾空使太倉太僕

同時立盡不待智者知有蕭墻之禍矣計部近
上設處及推征拖欠二疏業奉
明旨恐涓滴未足救車薪而涸魚不能需東海今
兩鎮之額餉及客兵月餉急在燃眉斷不可緩
者也臣部疏乞會議一節未蒙
聖聽此時更以泄泄從事竊恐強敵外乘悍兵內
噪邊臣能無封疆臣部能無職守獨如
宗廟社稷之重何哉既經該督撫塘報前來相應

霞

請合侯命下行督撫該鎮道將協心防禦毋得玩

冦地備責有攸歸臨時應援撫勦機宜悉聽督

撫用貳心料理毋得阻撓致悞接濟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會議理財足食長策務殫所見仰

候

聖裁則封疆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臣按此三十七年事也後八年而酋難作此
疏為曲突徙薪之謀矣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廣東道御史李若星一本為卜酋抗

旨回巢悍不就封辱

國損威義難姑縱懇乞

震斷亟

勅邊臣上緊區畫勿再延緩以啟戎心以保封疆

事據宣大總督涂宗濬為卜酋請詞封爵禮部

議覆隨奉

聖旨卜石兎准襲封順義王寫勅賞大紅五彩紵
絲蟒衣一襲絲緞八表裡把漢比妓既素效恭
順特准封忠義夫人還賞大紅絲粧獅子衣一
襲絲緞六表裡西僧哀乞盖朝兎計剌麻俱准
授都綱名目其餘著兵部議行欽此又據兵部
覆題隨奉
聖旨封事既成五路臺等俱各依擬陞授以示奬
勸其一切修備事宜著行與督撫詳議行又該

臣為虜封在邇凡事宜慎懇乞
聖明洞察屏絕浮議嚴杜陰謀以成款局以重
國體等因隨該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為虜封未妥
成命久懸謹陳操縱之權以存
國家大體等因大畧謂序班王弘憲賫捧
勅封已到邊矣諸酋四散委
君命於草莽虀王章而褻
國體當收回成命先行褫爵候彼叩關誠請徐與

原爵此一議也又據兵科抄叅大畧青督臣當各虜囬巢之時何不一面申請使天使已行而止於途次乃左支右吾以封事仰鼻息於虜人且語多曖昧甚非重臣磊磊落落真以

朝廷之大事為己任者此一議也夫二議者深慮

中國之體統不可再褻虜酋之要挾不可再逞非經國籌邊之確論耶豈敗局之浮議耶宗濬捫衷細思當悔從前之虛張聲勢玩弄虜人於股

掌上者果三表五餌之神籌耶又悔今日之須
藉衆口恐愒朝紳以圖遮護者果陽施陰設之
玄機耶當洗心易慮從重料理邊事又當虛心
酌議從頭妙運兵機勿聽卜素二酋乍嗔乍喜
謀家事而悞
國事勿聽道臣欺蔽任虜酋乍順乍叛藐
王章而輕名器勿駕言戎急彼緩之說令奸人計
中懈我自固之策令彼潛謀驟發以蹂躪我郊

關勿輕露彼緩我急之意令奸細先洩密謀為
彼嚮導令虜益驕益横以挾索我金繒繒勿借口
陽故儆之陰實媚之令虜探我深淺謂中國無
人肆黠黠譏以開邊釁勿致塞上原是一情形塘
報又是一情形
朝中窺破掩蓋機竅互相叅商以禳禍倘春間卜
酋不赴邊領封必責之以大義彼謂背恩寒盟
閉王關以謝之虜亦何辭近聞陽和等道報新

按云三四月間可以結局如三四月間便可結局則諸臣便掩口不敢道虜封一字何忍同室操戈以取敗耶但恐又是已前延推故套今日說明日虜封可成明日又說後日虜封可成今年說明年虜封可成明年又說後年虜封可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延至五年不定直若漫不知有封事推得三娘子逝矣而封事尚無歸着說起三娘子在日多方結局豈遂至今日之散

漫不可收拾矣及今齋
勅到邊傳諭卜兎五路臺吉來迎受封則卜酋與
衆酋以氷凍草枯為率衆回巢不候
封典悖謾極矣豈但如督臣云有可疑之形已哉
其或聽聞弁山人交通達虜句引挑釁督臣既
訪有實跡即當指實糾參明正
天法以寢群奸之謀以褫陰逆之魄又何云違雖
已形而事尚未遂懼彼傳播流言遣亡命小挑

虜酋遂隱忍不一擒勦是開弁山人尚不畏督臣之威其何能令四夷畏威戒無犯邊耶開弁山人交通外國尚不肯東法嚴誅其何能擊單於之頸而馘月氏之頭耶如必待事成而後驅除是縱虎狼負嵎挺而走險然後呼衆持叉以攖先鋒其將及手又云虜性犬羊非我孝子順孫但當順其性而羈縻之治以不治鎮之以靜以養尊嚴之體何異虜薄城下尚欵王欽若之

閉門誦經以退虜耶又云抱
王封以待虜鰓鰓焉惟恐其不受惴惴焉惟恐其
不來求成反以敗求速反以遲非計之得也獨
不思今日王弘憲之齋
勑到邊豈
朝廷無故而輕擲
紫誥於夷荒耶抑宗濬為虜
請封然後遣

天使以出關耶宗濬又云其濟也

皇上之福不敢居功其不濟也自己無所逃罪傍

觀者不必代臣憂善畫者不必掣臣肘禍福為

一家之禍福與朝紳毫無干涉即不幸款事敗

局宗濬一身便足償莫大之重罪矣豈知雲中

上

國家肩臂重地自封款以後凡四十年氊帳覆野

飛騎錯落虜酋雜居堂奥之内咫尺

神京尚卜裔跳梁直搗長驅烽火達於甘泉勢必
震驚陵寢貽憂
君父虜騎南牧大河以北無堅城勢必中原擾攘
嗣是虜有異志乃
君父之憂亦海內之憂忠臣義士鰓鰓過計蓋代
君父憂耶代海內憂耶豈暇代宗濬一人之私憂
耶從來邊事廣中樞掣肘不得便宜經畫坐失
事機會今宗濬秉鉞疆場已經幾年前請便宜

皇上即准便宜夫

皇上未嘗挈宗濬之肘其餘大小臣工又誰挈其肘耶夫幾年不挈肘祇博卜酋一至邊外誑邀

勅封輒棹臂以去其效不效見矣倘不許傍觀者開口先以無根之言箝之然則必俟卜酋五路伺隙進兵揚塵亘塞聲弦雷鳴後獻禦虜之策緇督臣之罪其亦何救於成敗之數乎今宗濬恐遲封事輒具疏不欲人言而人故難於言不

過以格封格賞虜必蠢動邊事從此日開

國家從此多事從來事敗宗濬卸其罪以加言者

曰我原不要人言今人言便敗倘人不言必不

至於敗豈知先言之使宗濬做惺醒勿姑息養亂

以捱三娘子者捱卜石兎勿使三娘子既逝之

後而又有卜石兎之騺驁勿使卜石兎變革之

後而又有踵卜酋之狡猂者或者返反不至於敗

倘宗濬執固不悟我以圈套愚虜而虜亦以圈

套愚我督撫以機術愚將官而將官亦以機術
愚督撫將幕以虛情欺道臣而道臣亦以虛情
欺督撫督撫以虛情欺按臣亦以虛情欺
朝廷若已前之故輒撤於是兩相愚則兩相悮兩相
欺則兩相蔽勢必敗盟誤
國安能令卜酋五路懷德戢志調聚部落恭承
龍綸以無損我
天朝之威令哉設?邊事輙蹙眉痛心不過曰兵[illegible]

餉匱非難於任事倘宗濬實以虜情入告

皇上未有不赫然震怒思處餉處兵黎[犂]虜廷而掃

腥氣豈能討倭討番反不能討一卜首耶夫卜

首挨我虜亦以虜勢猖獗視我兵弱豈知承平

日久不曾整旅詰戎果有警報一呼雲屯鐵騎

外馳步兵內集而拔山超海之雄列旗影以舒

雲橫劍光而轉雷窮廬膽落而兇黨立剪何憂

無兵卜首挾我又以邊餉不繼大肆誕謾豈知

太倉同寺雖以平倭平番盡罄舊積然
内帑之銀如山黄白之色不辨猝有警報萬緡立
就開封樁以享士　輯漕儲以餉士卒飽馬騰
氣擁玄雲投袂搴旗勢横宇宙卜酋小醜殄滅
無遺何憂無餉以我
朝全勝之勢受夷虜輕侮之辱恐賢臣清夜思及
亦難甘心況臣等憂
國憂邊寧忍不一言以激發賢臣拮据勵勤以抒

聖天子宵旰之憂隱哉雖然臣與督臣有知己之雅何忍輕議幾事以撓邊臣但臣之愚見總以邊事未兆易備已兆難圖始作禍淺已成禍深今卜酋情態屢變志不在小一旦大舉深入攻堡隘陣警擾騷動中華黎庶恐不得安枕而卧矣如止貪我布帛財貨尚可言也設不幸別有他志尚忍言哉恐督臣此時禍且剝膚不可追矣威遠肆侮姚信敗謀虜岑失機張俊殞元前

鑒不遠宗濬尚不可思患而預防耶備未兆圖始作是在籌邊者矣若曰因人言而杜門思弛擔而引退避事避之實証也竊料宗濬必不然矣臣本愚戇不諳邊計第目擊邊患將有燎原之勢披瀝忠告

君父明與邊臣質之實欲盡同心共濟之誼耳其餘一切機宜聽督臣自行籌畫臣未敢深言以掣督臣之肘矣伏願

皇上亟渙宸裁嚴
勅宣大督臣涂宗濬勿以前見延緩悞事自貽噬
臍之悔併
諭撫鎮道將諸臣同心戮力務完封局邊疆幸甚
更
勅新按臣凡塞上有隱情不妨明白中奏宗社幸
甚臣不勝悚惶懇
禱激切之至

臣按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備之即有備何論虜受款之遲速也今以虜之受封為邊疆安危大計舛矣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遼東巡撫張濤一本為敬陳遼左近計以俟

聖

明察覽以效萬一補報事職每讀詩至逝梁發笥諸篇惄然有深思焉又想古人投宿一夜不忘報主亦須歸庭滌盎而復去職荷

皇

上浩恩採芻則賜環情病則賜□此即父母之育殘雖止今十三日僅卧則幾一年若入關之日惄然無言將恐婦人不如而又必古人之罪

人也顧職所欲言者無他亦不過申言其所已言而已職觀今日內外諸競談邊事多廣風聞雖出入違中而事不關心言有所擇亦與風聞無異即如北關東建二酋之釁言人人殊要皆聽聞所收忠蓋所發其云北關必救職亦言其當救職有屢疏屢揭又有咨書詢問本兵言兵餉日劉言救委曲頗具疏揭書劄具存可覆奈何九邊多故無可挪之兵太倉久匱無可湊之

餉而其議未能中窾其情未能如願也今奉廷

臣借銀議允遣得與分二十萬萬?以勾當東北

一役但此一役也

一則情偽之當稽其稽云何去年奴酋往犯北

關他不必贅如報清河耀甲八百及再查之止

有揀舉之空文也又報奴酋糾合宰拱二十四

營達子燒燬北關屯寨不許其數掠殺酋部男

婦三四千有餘及再查之止有字識之漢筆也

本年正月之內又報奴酋兵馬已行三日而清
撫之聞奴酋切近之處及查兵馬果否已行而
清撫不知也又報奴酋將各寨馬兵盡已喚去
正月二十九日起行往攻北關親見步兵在前
馬兵在後大約五六萬有餘時已盡將北關山
頭占定開原烽火絡繹沓至職商鎮臣先發馬
鋭銃火器手前去旋撤各路防兵及標兵營兵及
遼開等兵共萬餘人奔疲數日該道復有上兵

暫任谿路之文而今報又云奴兵未至又云莊
南送親則亦首部覆謬之支詞也職當虜報之
項即與鎮臣商說奴酋既到撫順訴若[苦]北關將
恐官司信了必有一番烽火惟奉近議不可不
救職言不數日而警報果至乃烽火又只如此
諸臣謂其卒如職料[料]而職安顧有此過料也是
東北之情形近在開遼尚爾慌惚況乎廣寧即
廣寧有聽用官萬里候等奔告職曰奴酋已圍

了北關乞旗督救職笑而遣之且毋須汝迨至事定職詰里候等官前日云何里候等但云廣寧曉曉而里侯等亦曉曉也廣寧驚駭如此乎京師職遂念昔日兵過黃河猶拒告密其故在內而藉制其外今日奴為神物紛相挑演其故在外而搖惑其內幸該道老成能懼事而尤好謀也職所可知者北關開原覬覦東夷參貂東珠之利固因而計誘北酋致之寨中業成騎虎之

勢故其心不能一日而忘東奴啻念詭吽號若曰我本東夷臣肇北闕是我曾半分其父屍之酋一旦負我害我又挾中土凌軋我故其心必不肯半而不能一日忘其所不可知者熱中有功名之妙算到底有揶喋之隱憂就中有嗔擠之可著意難言也所以該道不易動也乃職所謂情僞之當稽者此也

一則利害之當審其審云何北闕之所守有廿

餘里之邊也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北酋皈依開原無有他逆是北關之心固不可失也失北關之心恐三十餘里之邊不靖也東奴之所守者九百餘里之邊也成化丙戌而後東酋謹護遼陽無有他犯是東酋之心尤不可失也失東酋之心恐九百里之邊不靖也使失北酋而酋窮無歸將必入投開原而開原似不得為逋逃主也開原不受當必投之西酋而西酋後添一患

矣又使北酋不能逃或為東奴不滅則北闗之地必為東奴之地東奴之地東奴黠甚而又强可曰亦猶北闗居北而已乎如北闗救全矣東奴之心失矣或必即移攻北之酋為攻開遼之酋當斯之時赫然之怒大師之克非不可已奴酋山險林深蒐索方可徐圖非避歲月未必盡殄所憂東建之東窮荒□際渡江而去師老酋逸我兵言旋酋復還集再征再逸事或有之成

事在人主果之功庶乎可期職特不容不悉此酋之變耳乃職所謂利害之當審者此也

一則救勤之宜容其寮云何奴酋擅東方富殖嚙餌遼人而遼人久為所用故遼中舉動全知厥後小則疑怨大則興戎我師未出彼防已預兼以遼兵遼馬遼餉奴皆習之易戒害成不可不慎人謂奴酋可以虛聲讋服不知奴酋者也乃職所謂救勤之宜容者此也

一則兵餉之當另集何云另集救勦一行二首
已隙遼中九百餘里之遼看守元藉將必時有
驛騷那移應防兵馬經還動經千里一旦調發
恐不濟事先期往戍恐誤西邊如今正二月草
枯料貴馬瘠兵餒往返空馳人人訴告頃者援
兵正三百餘人出往北塞甫閱數日北首怒罵
却說漢兵將他雞狗羊豕都喫盡了靡之惟恐
不去北首且又吃餉間原道詳到職職批姑量

應之夫
中國無碎?穀之兵馬北首有仰沫?澤之枯魚只靠現
在兵餉何能周給乃職所謂兵餉之當禁者此
也兵餉原積救?則實救?勤則實勤或先令全白
二酋從北兵?東以激奴酋之出關或令大兵從
清托而入直搗奴酋之巢或走奇兵從橫江關
道星夜遄追以出奴酋之不意或浮大衆於朝
鮮絕海而防以防奴酋之遯去固一策也是職

所云宜救、者救、即勦也當不遺此策也如虛聲而已適以召寇而速戾計豈得乎職愚每想此事區處可了職蓋頗知奴酋器局舉動與夫運籌幃帳者似鮮非常之趣要不過富强為酋中稚受享為酋中冠而且小有才而狡耳若能硬主北關涕泣而女發還逋壻令與奴酋三女諸甥仍完舊聚嚴與之約倘或戕老女賊逋壻有討無貰萬一奴酋背約即以今日數勦之兵馬

留在異昨作用未見為晚此又一策也職所謂不必加兵不必加餉而兩救兩全術自在也何也奴酋執質婚壻之詞而我始為塞其詞奴酋恨北關之誣捏而我始為釋其憾奴酋好勝在北關之上而我為之還其好也職故知其必可圖也舍此二策只靠些須兵馬東急那於西西急那於東東西俱急便委於不可為而徼倖十不可必真有如該道所云救不成其救勤不

成其勤也又安忍以至艱極縮之餉委於泥沙以極疲劇苦之兵驅於鋒鏑而究其故止為此北關守一老女防一逋婿若老母遼死逋婿遼死奴酋亦死守防猶有歇時若女死婿死奴酋不死而北關之禍因終蘊崇也比禍蘊崇而我救援之兵餉可暫停乎剝不止一北關而又增出遼陽九百餘里之遼患乎誰為遼謀仁乎忠乎職不知其解也職只願實救實勤一創永逸

職之第一迂計也乃職全遼之迂計惟在築墻夫遼非秦皇漢武不城之舊邊也遼從求有墻嘉靖中遼撫亦有築墻者其時發內帑開事例築有土墻詞臣郭朴作為記文豐碑現存記云是年墻成大虜入犯臨墻搖手咋口而退第土墻在風雨中未有十年不圮者欲興此工非石非磚不能久遠而遼固多山多石多柴未其採辦燒造良易遼土多斥鹵而各屯堡城垣皆外

磚、而內土誰云邊土不可墻也所須全錢如部科之意即寬處百萬之外邊實賴之邊有山澤之利便宜收用職前疏區處亦自有說得此墻城邊有百利而利不可勝數也否則百害而害不可勝數也年年月月無藩無籬據此軍民官弁試於虎狼之吻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可無戚乎如曰墻成而封拜無路陞廕且布職謀所不及也如又曰內外空虛何故遠議大工獨不思

薊門徼闕便須急借百萬金錢亂乃遏已遏之可慮奚翅薊門積椽負痛匪伊朝夕獨不比於薊門之議以出一方於湯鑊火坑予臣先年郭墻大同成墻薊鎮彼二武臣再竟饒爲之今人何得驚視二武臣爲絶響也此職全遏之迂計也職誠夏蟲井蛙見城〔識〕有限食芹曝背請獻無他職所附於去歸旅客而敷其款款者僅此膚愚耳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亟賜覽觀如果職言少有可錄

勅下該部聽其擬議具覆如不可錄束之冊府職

何敢知職拜疏將發適得張國儒遺事佔危一

疏讀未及竟置之尋思職與國儒有舊衙門之

誼姓名之交去冬成職之去職不欲動氣於嚇

鼠今茲闖遺之務安得不披心以攻玉而自外

於忠告也國儒謂職邀功職有何功豈謂慶議

題欽耶此是依樣畫葫蘆之故套所以慰將士

也自有按臣勘核職不必至於東北之互搆釁
時尋常事耳邊中卷案如山豈前此為遼者嘗
草首家事未以登
奏致省中無錄本即南關之禍東北同仇殺父分
屍積屍巨萬書經題
請解忿當有錄在也本兵久羈於鎮平清東北之
釁亦非一次詢茲黃髮則因所懲國儒未就問
耶不必他稽去年鄭佳鎮虜報二酋糾合焚殺

邀劫搶奪是皆未曾已質子前之事職疏職揭
亦屢及之國儒未及目耶國儒疑臣掣肘邊臣
之時職自告病以來閱邊道將職未一向職奉
欽依便宜之文猶恐道將逗遛推諉塵亦屢牌諭
塵言俱言今日北關有救無二道將等官一聞
儆信即要相機援勦毋得空詞往返恐悞兵機
文卷俱存一一可按不知國儒何所聞而謂諸
臣掣肘觀望也國儒謂職只宜絶口邊事所以

為職者善矣惟職再三奉
旨候代豈其候也只須僅臥一切緩急可並稍置
乎嘯柱恤緯君子美之人臣之義處江湖之遠
不忘其君職即出遠并州在念猶得言遠而況
未能即出遠也職有前疏奉有
明旨著該部作速看議來說欽此乃國儒遂有此
疏職知之矣職復國儒者惟此
臣按兵莫巧於用間而奴酋以富殖能啗遠

人而為之偵探敌邊方之舉動奴酋無不熟知若奴酋之情形我何從知之哉昔倭事以欺罔誅沈惟敬今數年用兵來一沈惟敬亦不可得矣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遼東巡撫張濤一本東夷賄結西酋兵戎輻輳

儆報紛紜據實奏聞仰祈

廟算併乞

俯示便宜以保劇邊事頃者奴酋狂狡亢悖等狀

臣於本年三月初七日已俱

疏會題訖乃發之後一日復據清河遊擊胡從化

火牌差報役劉正兒報為緊急夷情事卑職於

本月初一日寅時領帶閣營兵馬前赴長勝堡設防於初四日至虎皮驛地方據清河守堡郭衛都稟稱初三日奴酋部夷順代帶領馬達子八百餘騎俱帶弓箭盔甲市井駐劄並無貨物其情形並非常時舉動事關萬分緊急除卑職一面發兵速回清河堡駐防相機防禦請兵設防等因列臣臣當飛檄各路將領並合前調遼瀋開鐵等處據將士協謀併防去訖復於初九

日辰時又據開原兵備僉事郭佳鎮呈為緊急
夷情事本月初六日寅時分據通事萬國福稟
據鎮北關夷酋金臺失等差部夷投遞漢字稟
帖內稱有西邊大虜瓜兒兔卜兒亥宰賽煖兔
大小二十四營達子通上馬有奴兒哈赤說他
南守搶叫驗夷打北守搶有奴兒哈赤合西邊
大虜搶我們有我金臺失白羊骨都督我們兩
家合馬法盟誓說過的有奴兒哈赤搶我們未

有馬法原說過擺人馬起身搶建州殺他稟法
知道有南頭人馬盡數調上防他有他大兵就
在初四日上了馬初六初七初八日謹防有西
夷三個官兒差達子來對我說要一個頭兒打
發達子來說我也不信他我們各屯寨通收斂
大城裡了又不知搶我們又不知搶朝各屯寨
堡傳與他知道等情到道據此除預先差官分
投收斂各屯寨人畜盡數歸入城堡趨避外看

得西邊騷夷瓜兒兒卜亥寧賽燒兒等二十四
營聚兵犯搶明係奴兒哈赤賄買各酋分搶內
地南北兩頭及夾坎北關之計開鉄兵馬數至
三千各邊堡單弱分防不足先已請兵令報犯
搶情形萬分緊急若非再請發兵誠恐東夷北
下西夷相助我兵寡不敵衆自救不給異暇北
關合無請乞軫念沖邊虜情緊急兵馬寡少速
發廣寧大營并標兵驍健將兵星夜前來開鉄

防範詳報到職職會同鎮臣張承胤捜括未經
分遣出防之兵落落寥寥難以顯悉恐露全遼
形態致為偵賊所輕量揀標兵二百名正兵營
三百名發赴開原併前調發兵二千有奇俱令
策應仍差聽用指揮官李性忠馳令旗一面督
視將兵中明堵勦救助等事尤戒賊或未的毋
得妄行該臣及復再思奴酋作祟雖經會題而
初八初九之儆息前疏未及臣祗會同薊遼總

督薛三才巡按張五典議照近報再一披陳臣等竊憂奴侵北關止開原一關而清河款市從來不容干戈之地奴陳多兵兵盡甲馬意欲何為臣等飛諭將士有云奴首此舉逆其本謀或老計奪北關且恐我兵往救故提一旅壓我境土牽我內顧使清河等處之兵竟不敢出而彼得大逞於北關不然則是播弄詭智姑耀武愚我只為有方之備卻潛走賄結之西首分道四

掠擾我內地生使開鉄一帶應給億削因以推挫全遼此包藏禍心大求愉快而不獨兵一北關已也臣等為此不然之慮枕戈坐戟弗遑寧處躊躇歎虜動若有制若夫挑激生事臣等盟衷誓士死所不為臣等所慮者奴孩七酋馴成至强生聚數十年積累極富其中又收南北之智囊不患無韜鈐之士其助又合達虜之雄長不患無鷹狗之徒藉北關為出兵之名劫南朝

求濟欲之實萬一臣等之言不幸而中而我久殘之遼左兵馬之的數如斯已耳臣等不敢明言也芻餉之現數如斯已耳臣等不敢明言也材官之方畧如斯已耳臣等亦不敢明言也臣等之所不能言者如此而奴酋之所明足恃者如彼臣等將攬瀚海為壺漿而赤水之源莫知所出將驅醫閭為甲帳而趕山之鞭竟不可圖縱臣等受事淺深不同要皆切念奴酋鴟張日

往月橫欲肆言兵而言無可肆之勢第身處艱
危劇迫之秋日擊凋敝單薄之地槩則可恃征
亦何資無米堪炊而求不饑無丹可餌而求不
死臣等惑之臣惟
廟謨聖神想有至計臣等願請事焉倘肆中制或
假臣等便宜而征兵不恪征餉不充征材官不
見互執賊緩事濟未可知奴酋旦夕迅烈即或
征發而迫不及集臣等岌岌矣臣等蒯違一體

急遣緩兵任有成例姑且發兵五千先期入邊
其他近鎮之兵餉事勢次第請調一切兵餉應
從該鎮本等預給抑或量議行糧萬一容久邊
陽官軍尚有續到餉銀准同邊兵通融支給假
使奴犯開原自當併力追勦必圖滅此而後朝
食如如只犯北關亦惟必聲言救助問奴何為
殺我七部夷屬何為奪我發給吾兕忽荅等
勅書三百六十三道久冒渥賞欺負

國恩又何為一旦叛款陳兵犯順是奴酋負反逆之大典我師得肆征之大義一鼓當前將可掃除數十年之狡孽蕩滌千百載之妖氛兼寒西北各虜之膽寢清遼芥而永奠神京之左臂一舉皆萬全矣此視往昔兵倭之舉拔朝鮮之役其得失利害可同日然哉臣等每恐烽火一燃欲言無及唯見當機奔告如果所言不謬伏

勅兵部從長計議咨下奉行如奴遵聽宣諭幡然

悔禍自斂清河等處兵馬亦不加遺此關一矢解散西虜各酋不使縱橫大舉庶幾天威暢而遼左亦無虞我兵又何樂於鋒鏑時即所借兵馬俱已起用行臣等馳郵沮止不令入遼

臣按遼事至張濤撫遼之時已不可支若能以四路進兵之全力早用數年猶尚可救此疏縷縷悉之矣